

神秘文化小说系列·



17K.COM

一起看文学网

斩龙

II 天师道

红尘著

堪天舆地，寻龙点穴，看天子龙脉石破天惊，撼动百年王朝基业！

承传千年的堪舆秘籍流落民间，引发各方势力觊觎争夺，出神入化的传古奇术，一波诡谲的风水大战……当灭世禁术重现人间，精彩，一触即发。

5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斩龙

刘西著

II 天师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 2/ 红尘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99-2844-9

I. 斩…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459 号

斩 龙 II ——天师道

著 者: 红 尘

责任编辑: 黄 欢

文字编辑: 高顺升

封面设计: Z2 工作室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20.5

彩 插: 1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844-9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Z H O N L O N G

人物介绍

绿娇娇

身负家传绝学上古风水术、带着世俗礼教悲剧离家出走的少女，聪慧可人，狡猾调皮。自从独居的家宅被国师府捣毁，她便走上了一条惊心动魄的命运抗争之路——顽强地不惜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由……

安龙儿

正直诚实严肃的小男孩，天生异相一头黄发，年纪虽小，但已隐现一代风水宗师的风范。在龙虎山天师府一役后得张天师亲授天师道秘法，身负阴阳二气兼斩龙秘诀，是唯一能以一人之力驱动《斩龙诀》的不二人选，在成长过程中艰难地寻找自我和存在的意义，成为了人人尊重的少年风水师后却无法解开自己对师父绿娇娇的迷恋心结。

杰克

自花旗国漂洋而来的浪子商人，亦是手握连发洋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金发、高大、英俊的他以一身洒脱的牛仔装扮第一次出现在绿娇娇面前……为了爱人的心愿跟着绿娇娇在中国乱世的硝烟中出生入死，代表着清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雏形。

国师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醉心国事，亦负绝顶风水术，胸怀大志和高深的政治智慧，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中他使用和少年主角们完全相反的策略，以暴易暴，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去救世是否是必然之路？



ZHAN LONG

人物介绍

孙存真

国师府借调的道术高手，一个没有脸皮丑如恶鬼的人，全真派弟子，在芙蓉嶂一役中放弃自己的八字叛出朝廷，屡救绿娇娇等人于危难之时，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皈依佛门，并打通了第六识的无上神通……可是当他完全明白和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时，是否还可以去爱，应该怎么去完成一次绝对没有回报的爱？

邓尧

广州的老邻居竟会出现在寻找《龙诀》的路上，是机缘巧合还是机关算尽？生活中总是息事宁人的他会不会勃然大怒，走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他是不是如此普通？连绿娇娇都只能在最后关头才看清他的真面目。

安渭秋

绿娇娇的父亲，安公风水的最后传人，坚信只有儒家思想才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为了不让《斩龙诀》成为灭世的工具，被软禁在偏僻之地两年之久，当自己的孩子来到面前，他将如何面对？

安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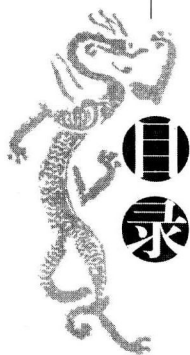
安渭秋第二个儿子，是绿娇娇童年时最好的大哥哥。从小不爱读书只爱经商，小小年纪就单自远赴云南经营玉石生意，与绿娇娇在故乡重遇时，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这是天性使然还是因为祖坟风水的力量？

无味大师

禅宗大师洗得净红尘杂念却挡不住美食引诱，法号叫做无味却只因为深感尘世的其味无穷。他为老朋友安渭秋看守着秘密的《龙诀》信息，还肩负着选择继承《斩龙诀》传人的责任，该选择谁？该如何选？

张天师

从自己手上失去祖先的荣耀，难道就要披头散发沉沦度日？身为天师难道只代表法力最强？受世人敬仰难道只因为历代朝廷的封爵？这一代张天师要重新找出道的真谛，他决定在面对权势的战斗中领悟。



第一章 凶宅·1

绿娇娇变得很激动焦躁，跺着脚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这里是……”话未说完，她脚一软，昏了过去。

大家看她两眼一闭，更顾不得其他，马上将她抬进了房间。

谁都没有听清，绿娇娇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凶宅！

第二章 死夜无月·16

张福龙一脸喜气，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宁儿脸上抹着脂粉，同样气色红润，只是看不出真实的面色；秀莲夫人的脸上倒是有一股黑气从双眼底的高度，横过鼻中间的年寿位置……这种气色代表着凶死在即。

第三章 天数·37

“是。大门乘着右弼星运煞气，南房乘着丙午太岁的煞气，西房的小侧门一打开，九月戌戌的煞气就涌入，和太岁星运形成三合火局，使宅中人口……”安龙儿停下来，搞得张福龙吊着胃口。

绿娇娇在张福龙耳边小声地补充：“使宅中人口杀机骤起。”

第四章 不期而遇·54

“韶州府的地形像一条鲫鱼浮在两条江的江面上，头朝南，尾朝北，鱼头得水就能得气，可是我们刚才在逛街时看到一条很宽的大街在韶州府的中间穿过……”

杨普说：“那条叫风度街，是韶州府最旺的街。”

“所谓曲则有情，直则无情，风度街直直地通过韶州府，中间没有一点弯曲，从鱼头的位置得气后没有明堂聚气，会使韶州府收入多少就花出去多少。”安龙儿看看范仲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肯定。

第五章 笼中虎·73

绿娇娇说：“家传宝训上说，风水布局乃是夺天地造化而改命运之机，如果不是福主因天意而来求局，我们不能逆天而为。否则，活一人，死十人，活一家，死百口，这风水局也就由救人而变成害人了。”

第六章 夜局·95

蒙面人打倒了七八个衙差，直杀入牢狱，从死牢中放出十几个不久后就要问斩的江洋大盗。这些狱中的大盗丝毫没有长期坐牢后的疲惫神态，每个人仿佛吃饱睡足，就等着出来的这一刻。他们一旦被放出牢房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放松筋骨，然后捡起衙差身边的钢刀，和蒙面人一起向衙门后院的内宅摸去。

第七章 鹭洲秋月·106

安龙儿很顺畅地回答说：“因为这里离龙脉很远，龙脉的煞气完全脱去，从龙脉送来的都是旺气，向水可以旺财，向远山一样可以旺丁。而且他们在村口设下了五水东流的格局，在村子和山水中间用了一个明堂来化解煞气，所以可以回龙顾祖，从龙脉发源出来，又回头指向龙脉夺得吉气。”

第八章 奇门幻阵·121

小树突然变成一支一丈长的木杆，杆上挂着一块黄布，布上画着一道巨大的符。

绿娇娇这下终于明白了，原来四周并没有树，这些都是符阵的幻象。

眼下这一阵，很明显是先由风水高手选出天魔之地打击每个人的八字，然后布阵实施猎杀，而之前截查追杀的官差，只是要把他们赶进口袋。

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杀阵！

第九章 幻海·146

安清源发现自己已无话可说，也无处可逃，不过尽管他没有猜到孙存真的实力，却猜到了这个结果。他知道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人听见他说话，如果他的元神被孙存真困在幻海里他也会和孙存真一样变成废人。安清源的元神一回到自己体内，马上把长剑插回剑鞘，双手擦一把脸，满头冷汗地说：“小茹，我进不了他的幻海，他的外物心像个地狱。”

第十章 无味禅·169

“这粒米，有没有生命？”

“有。”

“没有。”

安清远和绿娇娇同时回答，于是同时在脑门上中了两下无味大师的禅杖：“天地万物都有生命，任何你们看起来会动或者不会动的东西，都会经历成长、定型、破坏、消失虚空这四个阶段，佛说‘成住坏空’就是这个定数……”

第十一章 斩心·184

“在自己想斩之前？”安龙儿明白了，可是自己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态，他只知道想赢就要比对方快，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比自己快。比自己想斩的念头还要快，那是多快呀？

“斩心？”

“对，斩心！”

第十二章 大风水·201

安龙儿看这场面，只好继续说下去：“凤凰展翅穴以青原山为砂星，青原山的两个主峰，一个高耸成文笔星，主大利官贵；另一个圆头盘底成金钟星，主大利财运。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让两位大哥一个当大官，一个发大财吧……”

第十三章 闯城·219

安谓秋一手指着安清源的头顶说：“想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凭的是仁政爱民、削刑减赋，天下大乱是天下的错吗？天下大乱是朝廷的失败！你们不在动乱未发之时了解百姓的疾苦，尽快怀柔安抚，却还要先发制人，民间怎能不乱？”

第十四章 雾里看刀·234

两人顺风追去，只要杰克手上的长马刀一探到有人，格开对方的兵器后，绿娇娇就可以配合杰克的手感向对方刺杀。今天是他们的结婚日，新郎和新娘在白雾中手牵着手，在血路上跳起一段用战刀鸣奏的死亡华尔兹。

第十五章 伏魔之殿·252

绿娇娇咬着牙说：“这里不止是道观啊，还有一个伏魔阵，是天师道法中用来镇压邪气的阵法……如果天师平常作法驱邪，只要用法器和香炉布出这个局就行了，可是这里用了这么多大殿来布局，可能是镇压着很奇怪的东西……”

第十六章 斩龙诀·272

张培原轻轻笑了两声，眼里充满奇异的神采：“《斩龙诀》不只是一本书，斩杀龙脉，本来要一男一女同时运用紫宸御龙气，可你身上却带有阴柔的女丹功法。经过你男儿之身三昧阳火的长期提炼，功力再加深一层，以你一人之力就可以驱动《斩龙诀》……”

第十七章 无明宿命·294

张培原大叫道：“龙儿快闪开！”邓尧更是以五行遁形术突进到安清源身后，但是安清源的血雾已经洒遍安龙儿和《斩龙诀》，安龙儿的魂魄马上离开身体，一手握书一手握刀，呆呆地站在原地。当邓尧意欲出掌分开安清源和安龙儿，披头散发的安清源左手已经收书入怀中，改而扣住安龙儿的颈项，右手接过安龙儿手上的刀反手抵住他的胸口刺入半寸，口中喷着血花大喝一声：“停手，放我出狱界！”此话一出，狱界中各怀心事的一干人等全都被定住。



ZHUANG LONG

第一章 凶宅

安龙儿左手托着一本杨公风水名著《天玉经》，右手拉着马缰绳，坐在洋马车的前座，一边看书，一边不紧不慢地放着两匹马小跑前进。

洋马车车尾的行李架上捆扎了大堆行李，杰克倒坐在行李上，面向后方激动地喊着口号：“Go go go! Let's go!”

绿娇娇跟在后面五六丈远的距离，浑身大汗、气喘如牛，玩命地追着马车。

“够……够了……我不行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尽管嘴里喊着不行，但嗓门还是很响亮。

杰克说：“再多坚持一会儿，Keep it up!”

“不行了，我不跑了……快停车……”绿娇娇惨叫。

“你说过要跑三十分钟，现在还有二十分钟，快跑完啦！”杰克手里拿着金怀表，大声地给绿娇娇报时间。

“啊！救命啊……怎么会还有二十分钟？呃……我要死啦！啊……”绿娇娇大口地呼吸着，表情非常痛苦，不过还是坚持跑着。

“Go! Go!”杰克热情地给她打气。

绿娇娇叫道：“你给我下来一起跑……不然我不跑了……”

“不是我说要锻炼身体啊，怎么我也要跑？”

“你不下来跑……你那份钱我一块给龙儿……”绿娇娇威胁道。

杰克马上翻身跳下马车，跑到绿娇娇身边同她并肩前进，面带充满朝气的微笑：“嗨，今天天气不错……呼呼……耶……我喜欢跑步……”

绿娇娇用手拉着杰克牛仔裤上的皮带，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说：“看表，快看表……还有多久……不行了……”

“还有十七分钟。”

“啊！”绿娇娇绝望地号叫起来。

不久后杰克也叫起来：“龙儿，马车怎么越来越快了？”

“我没赶车，一直都是这个速度。”安龙儿站起来回头喊过去。

杰克这时也和绿娇娇一样大口喘着粗气：“我怎么觉得……马车很快……啊……好好，够……”

“还Go？”绿娇娇已经面无人色，只是拖着杰克的裤腰带，耷拉着脑袋，软着脚在快走。

“够三十分钟了……龙儿！龙儿！停车！”杰克大喊着，声音都变了调。

安龙儿停下车，杰克和绿娇娇一身汗水地挤上马车前座吹风。

绿娇娇说：“龙儿你下去跑，我们赶车。”

安龙儿一脸无辜：“娇姐，不是吧？”

绿娇娇用手推了一下安龙儿的脑门：“快去跑！我认识你这么久就没见你打架赢过！要好好锻炼，快跟着马车跑两刻钟！”她没好气地数落着，说得安龙儿一脸惭愧，马上放下《天玉经》，滚身下车让出座位，在马车的侧面跑了起来。

绿娇娇把《天玉经》从前车窗甩进车厢里，顺手拿起烟枪。安龙儿在车下看到马上说：“娇姐，你说过戒烟了。”

“我没抽！闻一下行不行？”绿娇娇大声喝道，然后用力吸了一口没有烟的烟枪。

“擦擦汗，不要着凉了。”杰克给绿娇娇递过干毛巾。

绿娇娇一边擦着汗，一边呲牙咧嘴地喘气：“武功这么差还想去江西？真是不想活了……鸡啼岭捉贼时你被人家震昏了，芙蓉嶂冲龙穴时你又被人家放倒，现在叫你练练还不高兴？”

安龙儿面不改色地跑在马车前座旁边，抬头对她说：“娇姐，不是我武功不好，他们老是放雷放电的，什么武功也顶不住啊……”

“人家不是人啊，人家能放雷你就不会放雷？”绿娇娇看安龙儿跑得那么近，顺手用烟枪敲在他头上。

“哎哟！娇姐你没教我放雷……”

烟枪又敲了一下安龙儿的天灵盖：“你不够人家打还成我的错了，小黄毛贼……孙存真没放雷吧？你还不是打不过人家……没话说了？”绿娇娇不停地骂着，杰克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绿娇娇正在喘气，谁笑骂谁：“笑什么笑？你那破洋枪什么东西也打不中！我给你统计了一下，出来这么久你就打中过几块石头，还是安龙儿给扔出去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合计好方向才打中的……”

“我打不中？炸洪老爷尸体的那个蒙面人还不是被我一枪打死了？”杰克为了捍卫神枪手的荣誉，马上分辩道。

“人家早用五行遁形术逃跑啦，傻洋鬼子！我还一开枪就打死一个呢，现在都被通缉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皇榜通缉，你要能打死人你也被通缉……你那破枪我不要了，一会儿还你！”绿娇娇把自己在鸡啼岭一战中乱枪蒙中的成绩也算上啦，不过杀害朝廷命官、被通缉倒是事实。

杰克肚子都笑痛了：“好啊，那枪很值钱……对了，你还没分钱，你收了一千两银子我要五百两！”

绿娇娇快捷隐蔽地用烟枪顶了一下杰克的腰，分明是洪宣娇秘密教给她的暗杀武功“袖里刀”的招式：“一刀捅死你我就不用分钱给你了，傻洋鬼子……”杰克被点到腰像被人胳肢了一把，哈哈大笑起来。

“你和龙儿每人一百两，不要就算啦。”绿娇娇报了价。

“娇娇，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说好这个数，这次你再加一百两给我，就是给我二百两；以后再赚到钱的话，我和龙儿每人占两成半，你占五成。”杰克身为国际贸易商，谈生意非常在行，马上给绿娇娇还了个价。

“以后你们每人一成半，我占七成。这次不算，洪宣娇欠我那一万两黄金也不算！”绿娇娇抿着嘴瞪着杰克。

杰克看到绿娇娇瞪眼睛的样子，可爱得让人想咬她一口，忍不住笑出来：“那以后再谈吧，现在只谈这一次的二百两。”

“一百二十两，不能再加了。”绿娇娇坚决地说。

“一百五十两。”杰克最后力争。



“一百二十五两。”

“成交。”杰克马上拍板。

“好想抽烟啊……”绿娇娇突然幽怨地说。

“娇姐别抽，你叫我们看着你的。”安龙儿在马车旁边很有节奏地边跑边说话，脸不红气不喘。

杰克也说了：“忍住吧，很快会戒掉的。”

“啊嚏……啊嚏……”绿娇娇跑步后吹了吹风，烟瘾又上来了，马上连打几个喷嚏，开始流鼻涕和眼泪。杰克连忙叫安龙儿上来赶车，自己陪绿娇娇坐回车厢里。

抽鸦片上瘾的人一旦没有鸦片可抽，就会全身乏力，涕泪横流。像绿娇娇这样一天要抽十几泡上好云南熟烟的，已经是烟鬼级人物，一两白银只够她抽一两天，要是一般百姓人家早就倾家荡产了，绿娇娇只是仗着看风水算命的高收入，才可以支撑这笔庞大的开销。

在离开广州后，多次和国师府明争暗斗，绿娇娇深感自己体力的不足。最麻烦的是，在运用各种道法时她发现，自小修道炼成的元神正日渐衰弱，以致最近芙蓉嶂一役，她使出的镇喝九字印结界竟被对方雷法击破，几乎令自己和一众朋友命丧在天子穴前。

前两次侥幸得胜，令绿娇娇担心是否还会有第三次侥幸。所谓世事难料，没有人敢保证命中注定能活八十岁的人不会死在二十岁。要把胜利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遇强更强！

在广州学会抽鸦片是为了逃避，现在摆在面前的危机避无可避，继续抽鸦片的话只会浪费钱银、耗尽元神，最后置自己于死地。洪宣娇说得对，戒大烟是把握自己生死的第一步。

安龙儿偏重于武功，杰克偏重于洋枪，这看起来是他们每个人的优点，但其实全是缺点。

如果安龙儿可以有道法配合的话，功力的发挥会比绿娇娇更强；如果杰克会武功的话，他就可以不拘远近地作战，从二十丈远到贴身缠斗都能应付，不会和武林高手们近战时一击即溃。

所以绿娇娇离开狮岭时就和大家开会决定，把回江西的路程变成一个提高作战能力的特训：自己要戒掉大烟，练好体能；杰克要跟安龙儿学好功夫；至于安龙儿，则要开始道法的基本修炼。

绿娇娇用毛巾捂着脸，咬着嘴唇忍着比饥饿更难受的烟瘾，杰克在一

旁手足无措。

“和我说话……握着我的手……”绿娇娇的手开始抖起来。

杰克一把握住她的手：“现在感觉怎么样？”

“像感冒发高烧，很冷，很想抽烟……不行了，让我抽一点吧……太辛苦了……”绿娇娇紧紧抓着杰克的手。

“再多坚持一会儿，今晚吃好吃的，什么山珍海味都有得吃，你喜欢吃什么？”杰克想引开绿娇娇对烟的注意力。

“有什么好吃的……我就是想抽烟……”绿娇娇喘着气，用力甩着头。

杰克摊开绿娇娇握紧的拳头，手掌用力搓着她一双小手，搓得发热通红：“要不要喝点酒？我这次回广州带了俄国的伏特加酒。”

“酒？也好，快给我倒一点……快。”

杰克拿出小钢杯，从车后的酒桶里倒出半杯伏特加酒，绿娇娇接过来一口灌进肚子里，五官马上挤在一起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啊！好辣！你老是搞来这种毒死人的东西……噯？好像可以呀……再来一杯……”

“还来？只能再来一杯啊。”杰克又倒出半杯给她。

绿娇娇又是一饮而尽，然后张开小嘴喘着粗气，半躺在皮椅上看着车厢顶。她握着杰克的手，前胸快速地起伏着。

杰克看着她的胸入迷，绿娇娇突然伸手钩住他的脖子，转脸吻向他的嘴唇，小舌头深深地搅入杰克的口中……

杰克面对突如其来的艳福，瞪大眼睛怔了一下，接着马上明白这就是美梦成真。他顺势一手搂住绿娇娇的腰，一手抱着她肩，尽情地享受着绿娇娇尖尖小小却香滑甜软的舌头。

安龙儿在前座赶车，马车继续不紧不慢地走着。绿娇娇的手紧紧地钩着杰克的颈，杰克的手开始往绿娇娇的胸口揉去，她的胸比杰克想象的要大得多，纤细的腰身、少女的长相和宽大的衣服掩盖了她性感成熟的身体。

绿娇娇推开杰克的手，杰克坚持着在她身上摸索，绿娇娇一把推开他：“不行不行……还是忍不住，把枪给我！”

杰克刚刚才兴致勃勃，突然被人推开，一脸委屈，觉得好像被人利用了一样，马上又听到绿娇娇问他要枪，他迷糊了：“要枪干什么？娇娇你不要乱来……”

“少废话，拿来吧！”绿娇娇气急败坏地从自己的行李箱里翻出左轮手枪，然后向杰克一伸手，“你的枪呢？快给我！”

安龙儿听到车厢里绿娇娇大声讲话，从前窗回头看一眼，看到绿娇娇一手拿一支左轮枪推开车厢门，安龙儿连忙拉停马车。

绿娇娇冲下马车站路边，放下左手的枪，右手拿枪压紧勾扳机，左手快速地拨动子弹击发锤，用西部牛仔的标准快枪动作，对着山上就是一阵乱轰，“砰砰砰砰砰砰”，一支左轮枪的六发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然后她把枪往地上一扔，捡起另一支左轮枪，又是一阵快枪，打得枪管青烟直冒。

绿娇娇打完十二发子弹，轰得满山的小鸟都飞到天上。她捡起地上的左轮枪，一手提一支，转身看着杰克和安龙儿，双眼无奈而呆滞，一头冷汗贴着额前的刘海，张开嘴巴大口喘气。

杰克和安龙儿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绿娇娇这种造型，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心想幸好两支枪的子弹都打完了，不然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开枪打人。

绿娇娇沮丧地看着马车喘过几口气，突然又冲回车厢门前，杰克吓得摔回车厢里，可是却没有看到绿娇娇冲上车厢，只是扔上来两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枪。

绿娇娇纵身一跃，跳上了安龙儿坐着的马车前座，她把安龙儿挤到一旁，拉起马缰绳狠狠抽了两下马屁股，人还没有坐下，就赶起马车飞跑。杰克刚刚接住枪，正要把脑袋伸到车前座问问情况，就被马车向前冲的惯性撞到后座。

马车在山路上狂奔，带起一路尘土。安龙儿在前座护着绿娇娇，杰克在车厢里被颠得屁股开花。安龙儿集中精神看着前方的路面，一手扶着绿娇娇的腰，以便有突发事情时可以及时应付。杰克趴到车厢前窗喊道：“娇娇，小心！不要让马跑得太快，小心翻车！”

绿娇娇听到杰克的话，用手把贴在额头上的湿头发往上一捋，又给两匹马抽了两鞭，马车在狭窄的山路上一通狂奔。她现在只想用尽一切办法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压制对鸦片的渴望，克服身体的软弱。

对于戒鸦片，驾车狂奔好像比喝酒、热吻和狂打洋枪都有效。当马车冲到山下，看到一片农田和开阔地时，绿娇娇已经累得全身湿透，瘫倒在马车前座不能动弹。

安龙儿拉停马车，杰克一边把绿娇娇抱回车厢一边大叫：“快找地方住下，越快越好！”

安龙儿驾起马车就往前面的村庄冲去。

这里是粤北曲江地带，清朝时期隶属韶州管辖，北江从江西南下先经过韶州，再经过马坝镇。除了北江两岸的经济比较发达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山区，不容易见到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乡镇。

但在安龙儿眼前的开阔农地中间，就有一个小村庄。村庄里零星且不规则地竖立着十多座两三层高的青砖小楼，看起来倒不像是贫苦人家，有这样的财力建起砖楼，相信是因为这大片藏在山区中的农田长年有好收成。

安龙儿驾着马车越过农田，跑向村子南边最前排的青砖楼，当马车走近，一行人发现青砖楼原来是一家高门大宅。这座青砖楼高两层，约十七八丈见方，四周开了一些小窗，四角分别建有四个小角楼，使整座青砖楼看起来像一个倒扣的小板凳。青砖楼的四壁高直，无处着手攀附，说是一座砖楼，其实更像一座长方形的小碉堡。

大门面向东南，门上用石板雕刻着“张庐”两个厚重的八分书，可见青砖楼主人姓张。

马车一停到张家楼门前，杰克马上就抱起一身冷汗的绿娇娇跳下车。安龙儿正要去敲门环喊救命，大门突然“隆隆”一响先打开了，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膘肥体壮的男人。他身穿黑绸子长衫，外套朱红色短褂，腰上吊着玉佩和钱袋子，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样子，但是却没有五十岁长者的老态，长得厚唇宽鼻、满面油光，连安龙儿和杰克这两位不会给人看相的人，都能感觉得到这人一身的酒肉气。

不过这时救人要紧，也管不了太多，一见他走出来，安龙儿即刻上前拱拱手说：“先生救命，我姑姐得急病昏倒了，能不能帮帮我们，让她安顿下来休息一晚？”

“哦？呵呵，这么热闹啊……还有洋人和洋马车。”这个男人并不答安龙儿的话，倒是走过去色眯眯地看了看倒在杰克怀里的绿娇娇。

“哎？这小妞长得真标致……”男人说完，抬起头眯眼看着杰克，咧开嘴露出一口黄黑的牙笑了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你们进去问问吧。”

杰克说了声谢谢，抱着绿娇娇就往大门里跑去。

安龙儿一进大门就喊：“有人吗？救人哪！”

这时，从大门侧面跑过来一个少女，她穿着微微显旧的白色衣裤，梳着条大辫子，年纪约十六七岁，脸蛋长得平平坦坦，还有几点雀斑，看起来是这家的下人。

安龙儿一看有人连忙说：“姐姐，我姑姐急病昏倒了……”

这个少女摆摆手说：“我做不了主，你等一下，我叫夫人来。”说罢回头大声喊，“夫人，出事啦，快出来看看！”

张家楼进了大门就是中庭的露天院子，四方形的院子位于全楼的正中，这使得整个张家楼以这里为中心呈回字型结构。从中空的院子看上去，可见上方是二楼的回字型走廊，回廊两侧是两道对称的楼梯。此刻从楼梯上走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她上身穿碎花布衣裳，下身套着蓝缎子宽褶裙，头上挽圆髻，容貌姣好、清秀端庄，俨然是位大家闺秀。

少妇下了楼，碎步跑过来问：“出什么事了？”

“我姑姐昏倒了，要找个地方安顿休息……你能帮个忙吗？”安龙儿说。

少妇看了看杰克和安龙儿，再到门外看了看他们的洋马车，感觉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于是说：“好好好，先扶进偏厅再说吧，阿花快去排好凳子……”

一阵忙乱之后，绿娇娇已经安躺在张家楼一楼的北方偏厅。阿花倒来一盆热水，拧好热毛巾给她敷面，绿娇娇慢慢地睁开眼睛。

“娇娇没事了，这位夫人让我们进来休息。”杰克怜爱地用手抚摸着她的额头安慰道。

“嗯……”绿娇娇应了一声，转过脸乏力地对那位夫人说：“谢谢夫人……我们能在这里休息一晚吗？我走不动了，房钱我们照付……”

“行行，你们就先住一晚吧，叫我秀莲就好了，你叫娇娇是吗？”秀莲夫人心慈面善，显得很宽容大度。她问绿娇娇：“你为什么会昏倒，自己知道是什么病吗？”

“我没病，我一直都抽大烟，现在想戒……从昨天到今天没有抽，就难受成这个样子。”绿娇娇苦笑着说。

秀莲夫人了然，温和地点点头：“戒烟一下子停下来会很辛苦，也会很伤身子，你想戒烟不能硬来。我家公子也抽了多年鸦片，前两年才戒掉了，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是用桂皮膏掺和到鸦片膏里，慢慢地加大桂皮膏的分量，直到完全没有鸦片才算是戒成……”

绿娇娇看着秀莲夫人的脸，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秀莲夫人见绿娇娇不说话，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吓坏了，于是又说道：“娇娇不用担心，我家公子当时一天抽三十几泡烟也能戒掉，你现在一天抽多少？”

“十几泡……”

“那一定可以戒掉的，放心吧！”秀莲夫人慈爱地笑着，用手擦了擦绿娇娇的额头说，“你现在先去房间，一会儿我叫阿花打水给你擦身，你休息好再说。现在想吃东西吗？”

“嗯，想吃……他叫龙儿，他叫杰克，请秀莲姐也弄点东西给他们吃，钱我们照付。”绿娇娇说道。

“好好，你不要说太多话了，我们这楼上有客房，你们先上去休息一下。”秀莲夫人好心得像救苦救难的观音姐姐。

于是杰克和安龙儿扶起绿娇娇，跟着秀莲夫人从中庭露天院子里的东北面楼梯走上二楼。

虚弱的绿娇娇被扶着一步步地上楼，她开始慢慢地端详这座大房子。

这座两层的回字型结构房屋占地很大，青砖和木料的材质非常好，结构也异常结实，可以看出不只是以日常居住为目的的建筑。

在露天中庭的四周围着房间，二楼有八个，像九宫格一般布局，向着农田的前半部分是东南客房，靠着村落的后半部分是西北主人房。

一楼也是九宫格分布，背后是西北方的大厅，刚才绿娇娇休息的偏厅在北方，也可以叫北厅；东北上楼梯的位置旁边，上层是儿童房，下层是工人房。和二楼不同的是，一楼正面东南有一个大门，而二楼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客房，因此张家楼的大门形成了一个宽大的门洞，恰像一个向东南张大的嘴巴。

大门的左侧是东房，这里也是厨房，刚才阿花就是从这里跑出来的；大门的右侧是南房，其实这里不是房间，而是两个厕所，一个供主人使用，一个供下人使用。

绿娇娇在走上楼梯的时候，眼睛一直在看张家楼的内部布局，当走到二楼，她站住不再走动，叫住安龙儿：“龙儿，这房子是什么坐向？”

龙儿从身上掏出罗经量了一下说：“坐西北向东南，戌山辰向。”

绿娇娇听后吃了一惊，用手臂扣紧扶着她的杰克和安龙儿，眼神里显露出不安和恐惧：“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我们走吧……”

“为什么？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需要休息。”杰克说。

安龙儿也说：“是啊娇姐，这里前后都没有城镇，我们今晚先在这里休息吧……”

绿娇娇变得很激动焦躁，跺着脚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这里是……”话未说完，她脚一软，昏了过去。